

南洋商報文艺丛书

# 遊花隱

怡然著



南洋商報 文艺丛书

# 落死漫遊

怡然著

南洋商報 印行

蔡元漫遊

督印 ■ 黃錦西

著者 ■ 怡然

編輯 ■ 南洋商報 編審委員會

設計 ■ 怡然・陳澠湘

出版 ■ 南洋商報

307, Alexandra Road  
Singapore 0315

ISBN ■ 9971-955-02-4

NYBN ■ 01-007

初版 ■ 1982年4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怡然是新加坡文艺写作者蔡欣的另一笔名。原名蔡向荣。祖籍中国广东省潮州澄海县，一九四七年出生于新加坡。六十年代开始写作。已出版之著作有诗集《昙花》、《贝壳》、散文集《椰花集》。

# 南洋商報文艺丛书

已出版：

人生与诗篇

梧 桐

蓁蓁诗

蓁 蓁

晚来风急

李廉凤

新马华文文学论集

杨松年

杂感80

林 臻

说长道短集

孔大山

## 目 录

|            |    |
|------------|----|
| 一个画家的寂寞    | 1  |
| 逸趣         | 7  |
| 形似？神似？     | 11 |
| 关良笔下的京剧人物  | 14 |
| 打进打出       | 18 |
| 繁          | 21 |
| 简          | 25 |
| 待细把江山图画    | 29 |
| 鲁迅的书法      | 35 |
| 丰子恺的童话境界   | 39 |
| 陈世能及其行草    | 42 |
| 理性与感性      | 44 |
| 一方红印       | 48 |
| 林风眠的淡彩水鸟画  | 51 |
| 重彩印象       | 55 |
| 阿Q 正传一百零八图 | 58 |





胆与魂 62  
李可染的惨淡经营 66  
盆景艺术 71  
丁聪画鲁迅小说 75  
瓷塑小品欣赏 77  
艺术叛徒 80  
淋漓笔墨如风狂 85  
笔诀 90  
笔法 93  
林祥雄的创新 97  
艺坛奇卉韩美林 99  
废品率 102  
书法上的异端 105  
碑帖之争 108  
题款的艺术 112  
后记 116

# 一个画家的寂寞

一想起郑先生，我就不禁泫然欲泣，尤其想起他死得那么可悲。我够不上资格做郑先生的朋友——年龄上差了一大截，然而，他有时竟似乎把我视为忘年之交；我不是郑先生的得意门生——以我的绘画程度来说简直是不配，然而，他也常常把我当作学生一样地教诲。就因为同事那么几年，再加上另一点特殊的关系吧——我和他的孩子曾读同校，这使我曾经有一度是郑先生家里的常客。他亲自沏茶给我喝，亲自烧菜——他烧得一手好菜——给我吃，为我讲述了许多艺坛的往事与自己“从艺”的辛酸……而这些，想不到今日却化为重重地压在我心头上的感情的大石。我永远摆脱不了自己的歉疚：在他逝世前的一大段日子，为甚么不能、不敢好好地去看一看他？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笔锋竟也像千斤重。这篇东西实在不配作为一篇纪念文章：郑先生，倘你地下有知，就把它当作一篇为了赎过而做出的文字吧……。

去年的今日——六月廿五日，上午正阅报，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一听之下我的整个心刹那间似乎被一股寒流冻僵了，脑际空白一片，只听得P君的声音在电话里不断紧张地重复：“郑伟高先生去世了！是暴毙在家里的……”次日，报上出现



了这么一则新闻：“……马西岭某三房式组屋，有一个老汉……”

有谁知道，这个孑然一身，凄凉地暴毙了一日后才被人发现的“老汉”，竟是本地的前辈画家，新加坡画坛早期的拓荒者之一，曾为艺术界流过血汗，培养出不少青年画家的郑伟高先生！

郑伟高先生原籍广东潮安，早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简称新华艺专），毕业后以弱冠之年，即回母校金山中学任教美术科。战前南来，先后任教于马来亚之宽柔中学及新加坡之中正、中华女中、德新等中学，亦曾在南洋美专兼课。

郑先生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是油画。他的油画深受许多外国大师的影响，也吸取了中国传统的若干艺术精华，他似乎有意通过多方面的采撷，然后铸就自己的风格。可惜他去世前的十余年即因受某种打击而停笔，否则，其表现将会更突出的。在他的较早期的画作里，线条粗犷奔放，色彩鲜明而强烈，常可见玛蒂斯（HENRY MATISSE 廿世纪初画家，野兽派大师）的影子。梵谷（VAN GOGH 十九世纪末画家，后期印象派大师）对他的感染也是颇深的。想起来令人感慨得很，陪伴郑先生至终的并非他的任何一位亲人或朋友，而是一幅画：画面的主体是一个瘦削的少女，神色忧郁且憔悴，正在啃面包——大概是白面包吧？她身旁的桌上放着一杯白开水，墙头的日历牌上分明地写着两个阿拉伯数字：30（此画的画题正是“三十号”），作为背景的窗外，画几个挥锄劳动的工人。配合作画的时期——

那是动荡的五十年代——当可见画家所要表现的意愿，也可见画家如何深受大时代的冲击，并以艺术的笔触将那股令人窒息的气氛有机地表现出来。此画除了构图与手法仍采用他一贯喜欢的立体派手法外，其实从画面沉暗压人的色彩以迄此画的创作灵感，窃以为甚得VAN GOGH早期的名作《吃马铃薯过活的人》（THE POTATO-EATERS）的启示。此画曾获选参加英伦之国际画展，为郑先生心爱之作品，因此临终时仍陪伴着他——只是不知现已在何方了。除了MATISSE与VAN GOGH外，郑先生常说，他很佩服塞尚（C'EZANNE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画家，后期印象派大师）的善用白色。因此，在他的画作里亦偶有此种倾向之用色。

当然，影响郑先生最大的，应该是二十世纪立体派大师毕加索（PABLO PICASSO）。他的许多油画，不论静物、人物或风景画，总爱以立体构形来处理画面，于构图上用尽心思，匠心独具，甚耐欣赏，色彩方面则常有VAN GOGH之狂热感。部份作品亦可见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 廿世纪抽象派大师）之构图风味。郑先生于西洋美术上的涉猎与吸收之广，由此可见一斑。我想，若非天不假年，又若非晚年身心健康极恶劣，他应该可以画出自己一番更新的面目的。何况他对中国的传统艺术亦吸收甚勤（他送给我的一幅大型油画“峇里集锦”——那是五十年代他和本地数位前辈画家游印尼画的——，就大胆地揉合了立体派与敦煌壁画的表现手法来处理画面。）郑先生亦曾以国画表现马来渔村景致，但那只属尝试性质，偶一

为之吧了。

另一样为人知的是：郑先生于水彩画上的造诣甚高，较诸其油画是绝不多让的。因过度要求自己，加上晚年心情激变，我曾目睹他在学校的美术室中，把整沓精彩绝伦的水彩静物画撕毁。我虽站在他身旁，却束手无策，一点也没有“抢救”的机会。问他为何这么撕毁佳作，他毫不在乎地回答：“那并非好东西，是画来哄哄学生的。”后来才知道郑先生对水彩画的要求极高，言谈之间，不只一次提起约翰马林（JOHN MARIN，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之水彩画大师），几幅郑先生真正满意之水彩画作，果然一洗普通水彩画的浓艳气习，其高度的律动感与对画面分割的敏锐利落，作风一如 JOHN MARIN。色彩的清新明快，更大异于英国画派。

郑先生于绘画艺术上多方面尝试的精神实在很令人心折——他甚至是蜡染画（即峇迪画）的早期实践者之一。但后来由于发觉蜡染之色彩不能持久，遂不再深涉。近十数年来峇迪虽“后市看起”，终不为之动容。高风亮节，宁不教斤斤逐利于市廛者为之愧煞！

打击郑先生最深，导至他心态大变，以致不再作画的，应该是对孩子的过份忧虑：他的两个孩子皆在中国。第二个孩子离开他时，据郑先生说，是曾闹过一番的，情绪从此开始恶劣。其后彼邦又接二连三地发生“文革”等政治动乱，终究是父子情深，担心太甚，郑先生竟因此心脏病发作，精神健康每下愈况。七三年左右与夫人游中国回来，因与孩子团聚一番吧，健

康一度好转，至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事件发生，大概又担忧孩子受累——他的幼儿曾是“红卫兵”领袖——身心健康又告转恶。至于郑太太，更是一位贤良和藹的长者，郑先生去世时她正重游中国，想不到却立刻天人永隔，并且让郑先生孑然而终了。思之又宁不令人唏嘘！

平心而论，郑伟高先生对本地的艺坛的贡献或不如至今仍活跃的刘抗、陈文希、鍾泗滨等这几位前辈画家，名气当然更大为逊色。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一、郑先生从没开过个展，其作品通常只参加联展；二、因自六十年代中期即停笔，故其作品数量并不多。而且郑先生的个性太过狷介孤高了，以至所见有点偏激：他认为开个展之前必得先求“善翁”买画，他不屑为之，因此原本曾筹开个展，但计划一半却突告取消。其实，铜臭满身者固大有人在，但艺术界也不纯然是那么「功利」的。然而这始终不渝的狷介孤高个性却也是郑先生的可爱之处。为的我爱写字，他曾赠我一条徽州老胡开文的名墨，此墨背面镌梅花一枝，旁书：“一生知己是梅花”。虽尚未至“梅妻鹤子”的地步，但以此七字证诸郑先生的个性，当不会差之毫黍吧！

还有一件事，想起来也令人感慨万端。郑先生常谈及，日治时期他与章汝器同住在一起，日军检证时章氏因穿着太象知识份子，竟惨遭“检”了去，郑先生则旧衣敝履，反而得以幸存。提起此事，郑先生总于挚友的罹难伤感之余，也深为自己的活着而庆幸。但郑先生恐怕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自己的一生的闭幕，竟也是如此地悲惨凄凉——没有亲人、没有观众，

这人生的舞台上的灯光骤然熄灭，郑先生就这么悄然地倒了下去……

艺术家啊艺术家，这难道就是你们千古以来的共同的命运？……

# 逸趣

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千古以来最忌的恐怕是一个字：俗。无论书法或绘画，用笔、造境等一旦“俗”起来，轻则不耐玩味，重则令人生厌，甚而不堪入目——无论其为甜俗、滑俗，以至野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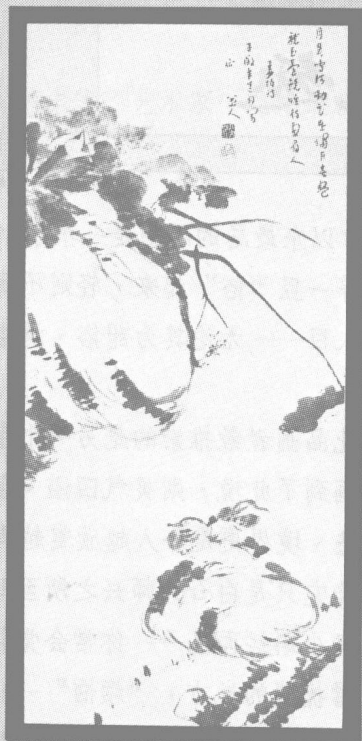
大概为了“避俗”吧，因此品画者最推崇的是另一个字：逸。“逸”者，脱俗也。书与画到了此境，则灵气四溢、望之几若不沾一丝人间烟火气，笔墨、境界更是令人越欣赏越有味道。对着这样的一幅画——可能它只是白石大师兴之所至时以其“神笔”于白纸上点下的几只小蝌蚪而已——你常会觉得“尘世”是离你老远的另一个喧嚣扰攘的地方，“烦恼”——这只时刻缠附你的脑神经的可恶的鬼魅——更不知什么时候被抖落了，此刻，你的灵魂尽情地徜徉于那么寥寥几笔所构成的天地中，浑忘所以……艺术的神妙简直一如魔术，这寥寥的几笔，竟是如此不可思议地饱满着弹性和张力！

几笔粼粼波纹、几只小蝌蚪、几个力透纸背的银勾铁划也似的字，加上一个朱砂红印，所给予你的感觉似乎只有这四个字可以形容：“逸趣横生”。

这样儿的“逸趣横生”的画作，若以“画品”言，当然毫

◀ 《荷花鸳鸯》

八大山人作



▼ 《葡萄松鼠》

齐白石作



无疑问地可以被列入“逸品”中。然而奇怪的，却并非所有属于“逸品”的画都会逸趣横生的。譬如许多工笔画，尽管它所达到的境界多高，也很难令我们觉得它是有逸趣的：于非闇的花卉工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它如山水、人物画亦然。面对着傅抱石、关山月所合作的巨制《江山如此多娇》或山水大师李可染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我们会觉得前者气魄宏伟、画面壮丽，后者意匠雄奇、笔墨浑厚；但是它们却始终与“逸趣”二字攀不上关系。质之缘由，无他：创作动机、内容素材与表现手法不同，所呈现出来的“美”的精神面貌也就大异其趣了。艺术的“多姿”，于此更得一力证。

因此，“逸趣”者，大概是属于文人画或者大写意的国画的“专利品”罢。写意画盛行之后，充满逸趣的中国画才开始诞生。明清以来，文人画风靡一时，逸趣横生的画作，当然就越来越多了。八大山人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他的画总是着墨不多，“言简意赅”，但却逸趣四溢。即连他的书法，也是有着同样的境界的。另一个此中的佼佼者 是石涛，他的许多山水小品，简直“逸”得跟自己的充满血泪的坎坷的一生全然无关似的。从他们二人的苦难铸成的生涯来看，我们却会惊异地发现：一纸的逸趣竟是他们抒写自己的苦痛的成果！因此在八大山人的逸态醉人的八哥兰石的旁边，署款却成了“哭笑”二字！（其款书“八大山人”四字挨连起来写，观之绝类草书“哭笑”二字），八大的生涯，原是哭笑皆非的。这事实不得不令我们感慨系之：这样的超凡脱俗、仿佛与尘世无关的画面，却是有着



强烈的“时代背景”的！画家的小品笔墨，原不过是一种抒发吧了——齐白石的也是充满逸趣的人物画加上其有所感而言的题款，不也是另一种抒发？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属于精心绘制的工笔花卉草虫或惨淡经营的山水以至同类之人物画等作品，是画家穷一生精力、挥无数血汗而献给我们的艺术构思与创作手法的结晶与总汇报；那么，属于逸趣横生的大写意，却大多是画家偶而脑际灵光一闪，意由兴生，随手挥写的抒发思想感情的语言。前者使我们惊其鬼斧神工；后者令我们异其灵气四溢。当然这并非“绝对”的：因前者有时也包含“抒发”的作用；后者的几笔感性的线条也同样有其血汗作基石的——这只不过是同类艺术在表现上的某种不同“偏向”罢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逸趣和“野味”是判若天垠的。像白石大师的几笔写意，倘以为不须经年苦练，随手涂抹即可达到，那就大错特错了。打个比方说：前者是素菜一道，青蔬蘑菇，啖之清心寡欲；后者却是“火气”逼人的“BARBECUE”，多吃很有伤身体的。